

# 诗歌是“还原”的艺术

——评广西仡佬族诗人郭金世诗集《青桐树》

□王迅



广西仡佬族第一部诗集《青桐树》，是仡佬族诗人郭金世“写给父亲的组诗”，全书收录了160首作品，几乎每一首都与青桐树有关，与“你”（诗人的父亲）有关。而诗人的父亲，也正是仡佬族人的象征和代表。其勤劳坚韧、宽厚隐忍的“青桐树品质”，正是诗人心为之系的根由。

对广西仡佬族诗人郭金世来说，诗歌就是“还原”的艺术。而这种“还原”却非空间和事物的拼贴重组，也非物是人非的廉价感怀，而是一次浸透了诗人情感的圣地重返。诗人以现实中自我的视角反观故乡风物，打量大山深处那片神秘的苞谷地，想象这苞谷地里的父亲。父亲是诗人着力勾勒的形象，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诗人太多的情感。而随着岁月的沉淀，这情感却属于诗人与父亲之间沉睡的秘密，需要借助诗歌的方式去激活和唤醒。确切地说，打开深藏父子情感的神秘匣子需要等待时机，需要诗人调动所有的日常积累，以联想和回忆的方式去还原心中的故乡，在故乡寻觅父亲的身影，而父亲形象的还原又依托着深切的怀念。

首先是以意象的叠加还原故乡。在郭金世心中，故乡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也是构筑诗歌地理空间的基本材料。那里有青桐树、苞谷地、太阳河、石头城，这些意象也许在过去的生活中熟视无睹，但经过审美提炼，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诗歌中，就变成了复现故乡的建筑材料。如《诗歌的祭祀》对故乡有这样的描写：土墙房，青瓦砾，苞谷花/以及斜靠墙角的水烟筒/依然绽放时光雕刻的清凉/青桐树，苞谷酒，漏风的山梁/还有从不寂寞的鸡鸭牛羊。寥寥数笔，一个古色古香的仡佬族古村落就展现在我们面前。应当说，面对家乡，诗人的情绪是平静的。他没有刻意去美化那片蕴藉了深厚情感的故土，而只是客观地描摹，很大程度上在于服从艺术表达的需要。毕竟，对诗人来说，故乡的一切因为父亲而有意义。如果说青桐树、苞谷地以及山川河流等自然景物构成故乡的物质外壳，那么，那里的民风民俗、风土人情则是故乡的精神内核。《三

月，与祖先品尝寨子的盛宴》就把自然景物与民情风俗缝合到故乡的图谱中：每年只有一个三月/他们如此一厢情愿祈祷一切/是因为三月的春风/把香烛托梦给祖先，还有这片森林/与祖先一起狂欢，让寨子的眉头舒展开来/一种符号式的祭祀场给寨子增添了新绿。诗人描述流传在仡佬族山寨三月的祭祀风俗。这种祭祀活动的场面并没有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肃穆和庄严，而全然是另一番景象：森林仿佛也与祖先一起“狂欢”，寨子因祭祀活动的展开而“舒展眉头”“增添新绿”。这分明是一场别样的祭祀活动，也许诗人心中的故乡，本身就是一个异质性空间，而不是黄土高坡那样的故乡。它的特异性就在其民族性，这种包括祭祀仪式在内的民族元素，是郭金世构造诗歌审美空间的灵魂所在。

其次是以物我合一还原艺术形象。故乡是文化的产物。故乡之所以为故乡，是因为有人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所搭建的精神堡垒。人与故乡的关系如《大山里的阿爸》的诗句：你对这片土地如同生命一样虔诚/所以，用躯体撑起一个坚实的空间/其实，你就像这片土地苍老得连自己也数不清/在泥土里雕琢多少圈年轮。父亲在苍老的土地上雕琢“年轮”，撑起了“一个坚实的空间”。而这个伟岸的父亲形象是与故乡的一切血肉相连的：没有人分得清你和青桐树的影子/有什么区别，其实你就是一棵青桐树（《冬天的告白》）。青桐树是郭金世诗歌中的核心意象，也是最能代表故乡的文化符号。青桐树在郭金世诗歌中反复出现，显然被人格化了。这种“人”与“树”的物我合一，是父亲农耕文化人格的表征。即使到了城市，父亲也无法脱离乡土情愫的牵绊：儿子清楚地记得你首

次搭车到县城/竟然看花了世界，从此/你每天都用一种古老的方言/叙述那群久远而熟悉的苞谷人。这是父亲乡土经验的延伸，也是农民农耕情结的体现。在此，父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乡下人。诗人不断强化这种人格特质，以致“人”与“树”相互辉映的描写在其诗歌作品中比比皆是：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/没有辉煌，也不追求功名/像一棵站立的青桐树（《三月的祭祀》）。老实巴交，没有辉煌，也不求功名，深深扎根在仡佬山寨，这是父亲人格最直接的注释。

然而，诗人并不回避苦难。大山里的故乡是农耕文明的缩影，是诗人乌托邦想象的起点，却并非理想的终极之境。在苦难面前，父亲是倔强的，他不肯向命运低头：每个脚印敲响天空的窗门/犹如阳光在树林和溪边播撒的民谣/每个音符都是你对命运的抗争（《大山里的阿爸》）。而这种“抗争”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长期的、漫长的过程：在你的抽吸声中/我听到水的波纹撞击水烟筒的音乐/依在我看来，这种乐声来得那么轻松/那么动听，但你的眼神告诉我/水烟筒表面的光滑是一天天拿捏出来的/甚至，那些春暖花开的光景/也是经过冬天的酝酿与发酵/从此以后，我明白了你的沉默寡言/那是一种担当，一种承载（《日子拿捏光滑了水烟筒》）。诗人把父亲吸烟的声音表述为“水的波纹撞击水烟筒的音乐”，那是“轻松”而“动听”的音乐。在诗人眼里，父亲所持的是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姿态。然而，毕竟生活是沉重的，需要生命去承载。“春暖花开的光景”是“经过冬天的酝酿与发酵”而铸就的，就像“水烟筒表面的光滑”是“一天天拿捏出来的”。这种“抗争”表面上沉默寡言，但没有言说并非消沉和无为，事实上

意味着一种“担当”，一种“承载”，显示出父亲坚毅和深沉的性格。

第三是以记忆的激活还原情感。阅读郭金世的诗，扑面而来的浓烈的情感性。那是对父亲发自内心的祭奠与怀念，更是诗人自我人生旅途的自我反省。所以，时空与形象的还原并非诗人审美表达的终极目标，而更多是为情感的还原提供地理背景和人物要素。所以，情感的还原依然是从故乡风物的个体经验出发的。诗人试图以“模仿”的方式完成这种体验。他要用“仡佬话”去唤醒那份情感，去破解情感的密码：哪怕是模仿一片青桐树叶成长/衰败枯黄的脉络，我也找到那份情感（《模仿的解码》）。情感的还原来自诗人自身的体验，当然也是从“我”与父亲的关系入手的。我们看到，父子“代沟”同样存在。关于我们之间代际的经验/积累了很多童年、爱与遗憾/全部堆满那间摇摇欲坠的老房子/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边际（《树梢垂钩着所能拥抱的诗意》）。文学史上，大凡关于父子关系的想象都源于一种情感的相通，或说一种彼此的理解和领悟，毕竟父子“代沟”是需要时间去消弭的：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/我终于成为你的一棵玉米/你的渴望，也是我的归宿（《距离》）。如果说“玉米地”是父亲的世界，代表着一种宽广的胸怀，那么，如今的“我”成了这片玉米地里的“一棵玉米”，父亲的“渴望”成了“我的归宿”，父子的情感距离也在一种理解和领悟中趋于消弭。

如果说情感还原的基础在于个体性经验的唤起，抑或缘于父子关系的自我镜像化，那么，情感还原

的审美机制则是通过记忆的激活所开启的。在诗歌语法上，郭金世诗歌在发生机制上属于“过去时”。某种意义上，郭金世的诗歌世界就是“记忆中的世界”，是由记忆的碎片连缀起来的。那树梢释放的春意，那苞谷酒的诱惑，那从不寂寞的鸡鸭牛羊，结成了一张记忆的网，勾连着诗人与父亲的感情。而诗人仿佛一个小小的生灵，被这张网所捕获，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无计可逃：很多地方，都走不出你的胸膛/马背梁，九十九堡，雾大王/以及通向天外的羊场小道和坳口/每一根茅草都点缀了你的想象（《给灵魂打个电话》）。诗人之所以走不出父亲的“胸膛”，就因为父亲的世界是无比宽广的，随着记忆的轨道无限延伸，甚至“通向天外”。在这里，怀念父亲似乎不再是诗人个体的事情，也不再显示出创作主体现代身份的优越感，反而显示了一种博大精神对个体“小我”的关怀。这种关怀在诗中表现为人生的导航：你始终牵着我的手/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/你告诉我，追赶太阳/在秋天收割一片温暖（《你的嘱咐悄无声息地发芽》）“太阳升起的地方”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隐喻空间，而“追赶太阳”也就成了父亲对诗人的期许，抑或一种人生指引。

郭金世把诗歌当作“还原”的艺术，在对过去的回望中接通了他与故乡、与父亲的情感记忆，在记忆的激活中还原，在还原中找寻人生前行的方向。

（作者简介：王迅，青年学者，批评家，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，在多家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50余篇，出版论著4部。）

## 【作家简介】

郭金世，男，仡佬族，广西隆林人。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广西写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，并留校工作至今，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。曾获自治区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。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文，合著出版《经典重构与文学化境：“读、研、写、演”审美体验工程理论探索》。业余从事诗歌创作，作品散见《广西文学》《红豆》等杂志，出版有个人诗集《青桐树》。



▲2008年6月6日，郭金世代表广西仡佬族在桂林参加奥运会火炬传递接力。